



# 我的运城

稷山离我很近，因为我是稷山人，稷山是我的故乡。稷山离我又很远，我17岁离开这片热土，到外求学、工作辗转近50年，即使回家也很少到县城。对于稷山的印象，大多停留在垂髫到志学时。朦胧的记忆中，稷山很神奇，很好，很有魅力。

稷山古称“高凉邑”。北魏太和十一年置高凉县，隋开皇十一年改为稷山县，因纪念后稷而名。

稷山无山两面山，南有稷王山作“玄关”，接吉纳祥；北有吕梁山为“屏风”，聚宝藏金；中有汾水逶迤，生财造福。

早在4000多年前，这里就上演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人间壮剧。一个叫“弃”的人，在这里教民稼穡。他带领民众顶酷暑，冒严寒，开荒田，垦良土，种五谷，植草树，并在长期的劳动实践中，创造了一套精耕细作、选种育良、种植收藏的农业生产方式。天下得其利，万民颂其功。弃被帝尧举为农师，舜时号云“后稷”，民间尊他为农神。站在辩证唯物史观的角度看，真正的中国农业是从后稷开始的，农耕文化和农耕文明正是从庄稼人的耕种中一步一步走到现在。农耕文化和农耕文明毫无疑问是华夏民族文化的基因密码和精神底色，也是现代文明的源头和根基。而稷山正是农耕文化的厚土、农耕文明的摇篮！

秋高气爽，花果飘香，天地间一片清莹。中秋前夕，我和几位朋友趁着秋色正美，认认真真去稷山感受了它的魅力……

## 奇妙的湿地

湿地，简而言之，就是水深不超过6米，天然或人工、长久或暂时、静止或流动的淡水、半咸水或咸水的沼泽地、泥炭地或水域地带，是全球三大生态系统之一，被誉为“地球之肾”。它具有涵养水源、净化水质、调蓄洪水、调节气候、维持生物多样性等重要生态功能。它是人类的好朋友。我国最美的自然湿地，当属横跨四川、甘肃两省的若尔盖、新疆的巴音布鲁克、东北的三江平原及黄河金三角洲湿地。

稷山汾河湿地虽然面积不大，但它在黄河流域生态治理的攻坚战中，被聪明智慧的稷山人建成了一处“国字号”湿地公园。其奇，其特，其美，独具形质；如诗，如画，别有情趣；主题，自然，生态，特色鲜明；文化，旅游，野趣，功能明确。决策者的睿智，设计者的机灵，建设者的精妙，尽在其中。

走进稷山汾河国家湿地公园，映入眼帘的是一幅神奇的水粉画。极目南望，高崖、绝壁、深沟、幽壑，在阳光和水汽的朦胧中隐隐约约，仿佛几个经世久远、神态各异的老人，诉说着岁月的沧桑。放眼东眺，那弯曲的河水更像一群调皮可爱的孩子，嬉笑声中一会儿站成一队，一会儿又分成两列。说来也怪，汾河从神池县太平庄西岭村起步，流经6个地级市29个县，一路多遇奇峰险谷，也少不了迂回曲折，但绝无多情缠绵之意。唯有进入稷山境内，弯弯曲曲，转绕绕绕，蛇形回环的距离最长。她像一位贤良的母亲，从容、仁厚、柔美、文静、慈祥、宽博，表现出对稷山的特别眷顾和留恋，似乎要以最深切的爱来滋润这片土地……

近看脚下，绿色如茵，扑地而长的小草呈现出勃勃生机，尽管是仲秋时节，还显得那样精神，那样兴奋，那样充满活力。听园内人士介绍，这是一种春秋两季开花的多年生草本植物，名叫黑心菊。乍一听这个名字有点不雅，大概是以其花蕊中有黑丝而起的。别看它个头矮，叶片窄，开出的花儿小，但却有“出水芙蓉”之灵动，粉粉的，红红的，一丛丛，一片片，像是给地面铺了彩锦，美极了。春天时，它沐春雨，浴春风，把美丽和清香向游人捧出。初秋后，它又攒足劲，聚齐力，和秋色，再次给人们织出花样般的美景。

环视汾河岸畔，一片丰收景象。那连片的玉米田、提子园、荷花塘，金的、红的、绿的、紫的……五彩缤纷，璀璨夺目。饱满的玉米棒子拖着长长的胡须微笑着向游人招手；一串串玛瑙、翠玉似的红提、青提，散发出诱人的醇香；荷塘略显秋意，零零星星的几朵快谢的花儿突兀在拥挤的荷叶上，虽没了夏日那娇嫩欲滴的倩容，渐退了那份高雅清逸的玉态，但仍然显出一种独立、从容、净美。而连片的荷叶簇簇拥拥相偎在一起，不仅托起饱满而充实的莲蓬，而且把余热和体能默默奉献给淤泥下丰满着的莲藕。她们为秋色增加了几分成熟，也给辛勤的人们回报了应有的馈赠……

越往湿地深处，越有神奇妙境：可以近距离观看那闪烁着粼粼水波的汾河眸光，欣赏河水那漂亮动情的美颜，倾听河水那银铃似的清脆笑声，甚至可以与河水对话，抒发自己的衷情。

河流滋润区的水道旁，一簇簇、一垛垛、一溜溜，生长着杞柳、长刺酸模、碎米莎草、夹叶香蒲等271种种子植物、193种被子植物和77种单子植物。植物的多样性构成了生态的多样性。针叶阔叶的珍树异草，多姿多态，苍绿喜人；五彩绚丽的奇葩野花，含情吐艳，粉香迷客，为湿地公园平添了许多美好和神秘。还有那黑鹇、白鹭、蓝翡翠等61种国家和省级保护的珍奇异鸟，像一个个小精灵，欢快自由地成群结队嬉戏玩耍，一会儿互相撩拨逗逗，一会儿又一起唱歌起舞。鸟儿的快乐让人快乐，给人轻松，使人舒畅……

如此神奇的境地，如此美丽的乐园，愉悦游人，惠及当地老百姓。据景区的朋友介绍，每天清晨和晚上，尤其是星期天和节假日，这里是人山人海，有全家集体来放松的，有两口子一道来溜腿的，也有一人单独减压的，唱歌的、跳舞的、听戏的、聊天的、打拳的、耍剑的、跑步的、谈情的、说爱的……好不热闹。每到这里就是一次心灵的释放和思维的调整，让人轻松，让人愉悦……也许这才是建设湿地公园的真正意义。

# 稷山的魅力

■ 杨金贵

## 多彩的枣园

板栗是稷山的标志。每到仲秋，稷山县城周围就是一片“秋风染天地，红霞挂枝头”的景象。美丽的枣姑娘露出红润中略带羞涩的脸儿，把枣香撒向人间。

稷山枣主要长在汾北的3个乡镇，十多个村子枣树连片，规模大者当数姚村和陶梁……稷山知名文化人杨明有先生一谈起稷山枣，口中满是喜悦和自豪。

在老杨的引导下，我们来到最能体现稷山枣文化的姚村。车子穿行在枣林间的油路上，夹道的枣树列队齐整，树枝在秋风中摇曳，仿佛在迎接游人的到来。

我们行至一口标志着“甘棠井”的古井旁，五十开外，说起话来蛮有激情的姚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刘世恩接待了我们。在老刘的介绍下，我们方知“甘棠”出自《诗经·周南·甘棠》一诗，是用来颂扬离去的方官爱民德政的。明万历年间，稷山知县刘三锡为解枣园旱状，在此破皇禁而凿水井，村民受惠。为纪念刘三锡的爱民惠政，崇祯年间特将原“贡园井”改名“甘棠井”，并立碑建亭，世代敬颂。但凡为老百姓办实事的官儿，老百姓当会感恩永记。

游目四顾，一片枣树的海洋。那椭圆形的叶子油光发亮，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烁烁，露出欣慰的笑容。叶底下钻出来的枣儿，像一颗颗流光溢彩的玛瑙，红得娇艳，红得耀眼。稷山枣皮儿薄，肉儿厚，核儿小，糖儿多，熟透了简直就是一盅蜜。摘一颗黑里透红的鲜枣放到嘴里，咯嘣一声，脆、甜、香、爽，“嚼去香生齿，摘来露满枝”，那种美的感觉真难用文字来形容。枣儿不与桃李争春，不与百花斗艳，却默默地把芳香和甜蜜献给人间……

稷山枣历史悠久，名博天下。史书记载，其起于汉代，三国曹魏时已名声大振，被魏文帝曹丕指定为“御枣”，元朝时又被列为贡枣。明代稷山板栗作为贡品形成定制。板栗园里的“贡枣园”即是明代稷山王指定的贡枣、贡户所在。稷山现有千年以上树龄的枣树1.75万株，上海大世界基尼斯总部为稷山颁发了“拥有千年枣树最多的古枣树群”证书。

板栗园中的“唐枣园”更是奇特神妙。那一棵棵穿越千年的古枣树，弯曲着臂，佝偻着腰，饱经风霜的皮肤皱纹纵横交错，浑身大大小小的筋疙瘩，被一条条高鼓的血管串联着，显得斑驳苍老。但从他们的神态中，俨然可以看出老农的倔强或老战士的刚毅。这不正是稷山人的精神写照吗？吃苦、耐劳是他们的风采，敬业、奉献是他们的情怀！

关于稷山枣的来历，也有多种神妙的传说。其中有充满神秘色彩的玉皇大帝说。相传很早很早以前，周族始祖后稷在稷山一带教民种植五谷，感动了天上主宰万物的玉皇大帝，便派了两个神仙下凡巡察。临行时，玉帝赐给两个神仙每人一颗红枣，以示不要留恋凡界，早早归来报佳音。两个神仙下凡后，看到过去的寸草之地变成了硕果飘香的人间天堂，深为后稷和农夫们的勤劳勇敢所感动。为了让人们生活得更好，两个神仙便把两颗神枣留了下来，一颗种在汾河南，一颗种在汾河北。那神枣也真叫神，眨眼工夫便长满了汾河两岸。后来因为一位外地法师法术不精，导致汾南枣树被怪兽拔损。还有板儿食枣说。很早以前，稷山有个路村，村里有一位勤劳吃苦的小伙子叫“板儿”，父母早亡，每日靠上山打柴过日子。有一天，板儿上山后，碰见两个山神在下棋，便在一旁看了起来，只见两个山神在下棋中分吃了几颗红枣，精神便十分饱满，头脑特别清醒。板儿便将山神吐到地上的枣核捡起，偷偷吃到了肚里。不知不觉这盘棋一下就是三年，两个山神看到板儿憨厚，临走时还给了板儿一本书，吩咐他平时不要翻动，遇到急难时可以打开，自有妙用。板儿离家已过三年，房子破烂不堪，院里一片狼藉，可板儿回家后顾不得收拾，便好奇地翻开那本书，不觉念出了声：“天兵天将……”顿时，众多身着盔甲、持刀握剑、青面獠牙的天兵天将随之而来，齐声喊道：“叫俺等有何吩咐？”板儿一下不知所措，情急之下说：“吕梁山上拔枣树！”天兵天将又问：“拔下枣树栽哪里？”板儿答道：“陶梁、姚村、胡家庄。”从此，因板儿招来的“板枣”便在稷山繁衍生长，且由于稷山的土质特殊，结出来的枣儿更甜更脆。另外还有“女英枣神说”“北魏文帝均田说”等等，故事都很传奇……

稷山板栗神妙，所以它的来历传说也自然神妙。其实那些神乎其神的传说，都是民间为稷山枣披上的神秘面纱。稷山枣是由野生酸枣经过人们培育而来的，枣子头大尾小、呈扁状，像板儿，有别于其他名枣，所以称为“板枣”。它是劳动人民改造自然的丰硕成果，是农耕文明发展的宝贵结晶！

稷山板栗不仅有美丽的观赏价值，良好的食用价值，而且有丰富的营养价值。民间自古就有“一日食三枣，七十不显老”“稷山枣是个宝，强身健体离不了”的俗语。西晋文学家傅玄在《枣赋》中赞“脆若嚼雪，甘如含蜜……全生香气，服之如神”。宋代诗人郭祥正赞红枣：“甜出诸汤上，香居百果前。”宋代大文学家、政治家王安石评红枣曰：“在实为美果，论材又良木。”医学检测证明，红枣含有丰富的矿物质、维生素和微量元素。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明确记载：“干枣润心肺、止咳、补五脏、治虚损、除肠胃气。”“通九窍，助十二经。”稷山板栗长得好，营养价值高，早在1957年就进入国际市场，远销北美、日本和东南亚，1982年在全国常州红枣鉴定会上表现出众，独占鳌头。近年来，稷山板栗已成为当地兴县战略中的重要品牌，在全国枣品中被誉为“红枣之王”，受到越来越多人青睐。

在稷山，人们对枣的喜爱不仅表现在物质层面，而且早已上升到精神层次。枣寓意着红火、甜美、圆满、吉祥，谐音为“早”，常被人们寄予一种美好希望和祝福。枣的风韵，枣的精神，枣的气质，枣的品格，枣所具有的文化特质和化育力量，已深深地影响着稷山的民风民俗，散发出浓郁的芳香，熏陶着一代又一代稷山人。其香在骨，其韵成魂……

## 心香一瓣

# 青藤爬上窗根

■ 李文晓

夏天住在小院，常在二楼纳凉。院后是一座小楼，离我的后窗也不过二三十米的样子。楼上的人说话，在我的茶室里听得清清楚楚。那小楼前有一片空地，被住楼的人开成了菜地。先开成的菜地紧挨我家房子的后墙，常有菜地之外的野生植物顺墙爬上我的窗户。之所以说是野生植物，因为我不认识它们。看来也只好统称其为青藤了。随着种菜人的增多，那紧挨小楼窗前的地，也被开垦了出来。这样就在小楼前面的空地上形成一种格局，宽窄窄窄、长长短短的菜畦中间，是一条不甚宽却曲里拐弯的小路，两边都是菜地。菜地当然种菜了，他们也没有特别的规划，只是随着季节，什么都种，不外乎韭菜、萝卜、辣椒、大蒜、茄子、豆角，还有南瓜。也有人种玉米，还有种花的。

坐在茶室望窗外，窗户上的防护钢筋，一道道竖排着，如同竖式稿纸的行线，将一框明亮分割开来，有几枝藤蔓斜着延展生长，布满了整个窗玻璃。那些枝叶或疏或密，横斜竖立，自成姿态，恰如一幅自然天成的水墨画。

透过这幅一样的窗户往外看去，尽管是藤蔓的空隙，小楼以及楼前菜地的情景仍尽收眼底。

一楼有一户门前的小院子，是一对老年夫妻在耕种，种菜种花，辛勤劳作。顺楼墙脚栽了丝瓜、南瓜，还有爬山虎，它们也应该统归为青藤。老人以前一定是农民，或许种过菜，那方寸之地被他们打理得颇为茂盛，多少延续着他们对土地的情怀。周末有儿女带着孙子孙女来，大呼小叫的，在那园子里捉蝴蝶，逮虫子，摘菜。当然还有热热闹闹藤架下的大聚餐。人声消失后，老夫妻清理那一桌狼藉的盘碗。只有青藤在门前搭成的架子上，有条不紊地生长，先是布满了木架上的横杆，然后有几条长藤，昂着头，越过他们家的窗户，向楼房的墙壁攀爬。后面的几条紧随其后，竖排着，分布在楼房外墙各处，挂着绿叶，伸出丝蔓，贴着墙面，缠住所有能缠绕的东西，节节向着二楼爬升。

青藤爬上了二楼阳台，又向窗户攀缘。渐渐的，窗的周边被绿色包围。这里住的是一对新婚不久的年轻人，他们依偎在阳台向下观望，对老人的菜园指指点点。天热时，他们吃着冰淇淋，男的还是为女人打着扇子。他们在唧唧我我的同时，还不忘和两位老人攀谈，说他们图啥呢，这么热的天气还干活，是不是为了省菜钱？老人与他们俩没有什么共同语言，只说“闲着还是闲着”之类的话。有时他们

在阳台读书，好像读一本爱情的书，又开始秀恩爱。下面走路的人，一定和他们相熟，打着趣叫喊。我被叫喊声惊醒，正端着茶杯，差点把茶水倒在正读的书本上。闻声抬头看去，只见那些青藤的叶子在动。

青藤爬上了三楼。也许这些藤蔓爬累了，也许它们正在养精蓄锐。那绿色的长龙在三楼的墙面，一个个直直地紧贴着墙壁，有高有低，很有趣地列成大山、小山似的图形。到了阳台围墙的边上，有几条绿蔓竟朝外空悬着，似乎向空中探寻，企图找到攀登的阶梯。看来，青藤暂时不能爬上他们家的窗口了。阳台上常见两个半大的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男孩三四年级的样子，女孩应该是姐姐，估计上了小学。他们的父母亲一定很忙，阳台上从不多见。平时只有姐弟两个写作业，弟弟有点顽皮，在阳台上朝外望，看天上飞过的小鸟，瞅楼下菜园里忙碌的人。小鸟飞过，他会叫喊；菜地有人他也会叫喊。这时，姐姐就会把他拉到她写作业的小桌前，给他个玩具，或者小画册，弟弟便安静一会儿。只有周日的時候，晾衣架升起一排刚洗出的衣服，母亲忙着在家收拾，阳台上便会上演比往常更欢乐的情景。而他们家里那个被称作丈夫和父亲的人却不多见。母亲收拾停当，会坐在一把椅子上休息，男孩就会依偎在母亲的怀里，让妈妈讲小画册上的故事。我听到了母亲读书的声音：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而此时，一楼的那对老夫妻，正埋头整理他们园子里那些被太阳晒得有点蔫了的苗儿。二楼窗户不知什么时候拉严了窗帘。整个后院开始进入夏日午休时刻。我回到茶桌前，再朝窗户看去，一框明亮如同电视的屏幕，几枝藤蔓斜着纤细的线条，牵着一串轻轻抖动着的盈盈叶片，枝叶疏密有致，透影浓淡相宜，真是一幅自然好看的画。仔细端详着，不由产生关于窗的联想。

我这个小院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建的。所有的门窗全都是木头做的，那时还不时兴铝合金、塑钢、不锈钢门窗。我曾有一些古村落和古建筑见过那些木窗，现在回忆起来，一个词忽然跳出来：窗棂。那些老建筑，无论开间多大、起架多高，无论普通民居、大户深院，也无论官宦衙门、佛门寺院，无论殿堂楼阁、瓦屋平房，无一例外，窗口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如果说眼睛是心灵的

窗口，那窗户就应该是建筑的亮点。它不仅点亮一屋光明，也点缀出房子的亮丽。

窗棂，用大白话讲就是窗格子，指窗里面那些横竖木条组合而成的各种各样的格子。我们的先人叫这种窗为窗棂，而不叫窗框。这是有本质区别的，窗框只是窗的四周的木框，包括现今的铁框、铝框、塑钢制作的窗框。而窗棂，带着几分古雅之意，包含着其由各种图案承载和表达的不同意趣，往往能引发人或向往、或寄寓的或浪漫、或诗意的情感。

从我国历史悠久的建筑传统来看，木结构建筑讲究框架结构设计，而窗则是重要的构成要素，也是表达和呈现建筑美的重点部分。它在中国传统建筑中有着独立的门类 and 独特的技术。仅窗的分类就有板棂窗、格扇、隔断、支摘窗、遮羞窗等。其传统构造十分考究，窗棂上雕刻有线槽和各种花纹，构成种类繁多的优美图案。从外面看，那一扇扇窗好似镶在墙上的一幅幅画。

不同的房屋建筑，窗总会以不同的形式形成独具特色的窗棂。如仙桃葫芦、福寿延年、石榴蝙蝠、扇状瓶形等等，这些极富装饰趣味，又有个人情感表达的窗棂，让每个走过房前的人，有一种移步换景、画中有画的感觉。正是窗棂这种独特的隐含着深厚文化底蕴，让中国的文人墨客，在窗棂上寻找到了诗意的灵感，因而产生出许多与窗有关的绝美诗句。比如，“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梦觉隔窗残月尽，五更春鸟满山啼”“今夜偏知春气暖，虫声新透绿窗纱”等等。

由此看来，窗户不只满足其透光和通风的功能，更是建筑美的表现。站在室内朝窗外看去，你会看到许多美好，而外面的人朝你看，窗棂里的你正好又被别人看成了风景，这也许是另一种美好。

作家北野说：“越过浅浅的窗棂，夏正日渐成熟。悠远绵长的雨滴无声无息，漫向了节之尾，这时的休止符透明无边，不带一丝雪色的斑纹。”他的一首诗，也是由窗棂引发而来：“总有一些时候/让人莫名染上时深时浅的忧愁/总有一些时候/让人不觉想起时浓时淡的记忆/那段日子/欢笑与悲伤/离别与相聚/好像一切都会发生/好像一切都不会发生……”

读过这些诗句，再看看那些青藤，它们正默默地爬上窗棂……



### 鹤雀楼

钟楼 (油画) 郭涛涛作

## 故乡小路

■ 赵应征

多少年的故乡路 赤脚的汉子肥硕的大黄牛 送走了几度春秋的河风 北方的大山北方的河流 一条条故乡路连接起千家万户 一条条故乡路挽起万千小城古村

儿时的故乡路是心灵的花瓣 那里绽放着母亲的童谣和故乡的明月 那里飘浮着明亮的萤火虫和柴门的艾香 点一盏灯站在故乡的路口 撑一把雨伞停在那狗吠声中 任泥土覆盖脚掌 任故乡路温暖着深沉的心

多么悠长的故乡路啊 铺垫在母亲迷茫的目光中 在故乡温暖的手掌里 在人生坎坷的旅程上 不会遗忘、不会遗忘 故乡路！生命自有尽头 唯你通向永恒的岁月 载着所有磨打脚掌和村庄

最深情的是离家出走的人